

爲歷史作證

中日間諜作戰史

本書已攝成電視劇集

王世禎 著



爲歷史作證

中日間諜作戰史

本書已攝成電視劇集

王世禎 著

中日間諜作戰史

版權所有

著者：王世禎

出版者：喜年來出版社

發行人：賴進義

總經理：雙和圖書社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2段3巷22弄24號

電話：9270116、9270415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907號

印刷者：申全盛印刷品業有限公司

電話：9526266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出版

翻印必究

1

間諜是戰爭的靈魂。戰爭像狂濤似的，從歐羅巴洲漸漸的湧到太平洋了。

在太平洋上也太平了一百年的香港，他是國際間諜網的終點。是敵人南侵中的遠東間諜站。

一個悶熱的夏午，約克遜號郵船疲倦地從美洲開來了三千加拿大軍隊，兩艘中型潛艇和一艘輕巡洋艦護送着他們從鯉魚門入港，同時由星洲調來了二千印兵配合着這批加拿大軍隊，沿着開往廣州的鐵路線和公路線增防，沙田和深圳之間，就是遠東軍補充的目的地，遠征軍司令認為應該一戰的外圍。

在這個嚴重的關頭中，英國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和中國駐港的特務人員領導者第七號特派員，經過不少的努力和情勢與環境的需要，在原則上他們是合作了。

這時候，美國華爾士賓和布喬中校參加，引導着七號特派員和十五號助手漫遊在這急速重修的沙田第一防線，九龍城的第二防線，旺角青山道一帶的第三防線，這在第七號特派員的視測中，着實使人難堪，和不大相信香港的絕對安全。

布喬中校就是今天從美洲派來的高級長官，加拿大軍隊中的一個主要人物。

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對布喬中校的希望是多麼重大！同樣的，對英國統帥部特別看重的華方第七號特派員，也是把希望寄在他的身上。

英軍司令部要表示他的誠意，趁着這個機會，便派了華爾士賓參謀，布喬中校和第七號特派員等，前赴不久便為戰線的沙田一帶視察，英軍司令部希望他們在這次巡禮裏面，有個具體的貢獻，因為當局朝夕在耽心敵人突然向英界進攻。

印籍炮兵和輜重隊，沿着前往深圳的柏油公路在移動，隆隆的裝甲金屬列車聲，輜重馬隊的步伐聲，「武裝香港」確是使人相信的。

在密雲將雨的香港危險情勢下，敵人加速向香港作大包圍的計劃，很明顯地逐步完成，中國政府當局，隨時都在替香港耽心，駐港華僑軍民。更是替香港政府耽心。

時間快到下午三時了英軍司令部派來了一部墨綠色的皇家軍用小型車，華爾士賓參謀便帶引着布喬中校，第七號特派員，十五號助手等轉上這部包車中，原來華爾士賓參謀從傳令官帶來的軍事密摺裏，得到英軍統帥的命令，限即日下午六時前，全體官兵要齊集在荔枝角道的加拿大兵營裏。第七號特派員明白了這是一個遠東司令部的命令，一個緊急處置的負有動員性質的命令。

「先生對九龍方面的佈防有何貢獻嗎？」華爾士賓參謀微笑地向第七號特派員詢問，他希望能夠在這個詢問中，得到一些參考的資料。

「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吧！」第七號特派員類似諷刺的不加批評的說。

「先生是個身經百戰的將軍，根據過去作戰的經驗來說，你以爲一個印兵的作戰能力。比得上一個日本兵的作戰能力嗎？」

華爾士賓參謀一步一步的向第七號特派員發問，同時他的腦海裏，以爲一個印兵的作戰能力等於一個日本兵的作戰能力，一個英兵的作戰能力却足抵禦十個印兵；換句話說，一個英兵的作戰能力，是足以戰勝十個日本兵的。

「你爲什麼一定要拿印兵和日本兵比較呢，我以爲要確實的估計，就應該虛心地拿出駐港的英軍實力，和包圍着香港外圍的日軍實力下個正確的比較，才是一個澈底的估計呢？」第七號特派員並不客氣的把他的見解說出來，這當然不會使華爾士賓高興的。

「那麼，根據先生的觀察，你認爲九龍可以守住一個時間嗎？」華爾士賓參謀轉到另一個問題上說。

「當然可以守得住，不過在這裏要考慮的，就是港口給敵人封鎖了，英本部要增援香港，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第七號特派員把香港的弱點提供出來。

「這個問題，英統帥部已是在計劃中的，不過先生另有高見嗎？」華爾士賓似乎要期待特派員的意見。

「香港是個孤島，要保衛這個孤島，先要保衛九龍，要使九龍固若金湯，就要與華軍共同作

戰！」第七號特派員胸有成竹地一口氣說出來，同時在小心注視他的態度。

「這是英統帥部的整個作戰計劃問題，香港軍隊也不是單獨行動的。」華爾士賓參謀很怯懦的軟弱下來，他却認為特派員的見解是對的，不過香港環境不同吧！

爲了他們的意見不同。雖然皇家的軍用汽車在加速的把他們載回香港，可是在這情形下，祇得各自緘默。

「今天是禮拜六……」華爾士賓參謀自言自語的說。

「你們的禮拜六，是例假吧！準備到那裏參加晚會？」第七號特派員轉到私人生活的問題裏

「就是爲了禮拜六，我們才倒霉！」華爾士賓微微嘆了一口氣，鬱悶地坐着。

「倒霉！」第七號特派員奇異地說。

「是的！剛才英軍司令部，發來了一個緊急命令！」

「這命令我應該知道嗎？」特派員乘機追問。

「統帥部頒佈的命令，今天禮拜六，我們一律撤消例假，就是假期外出的官兵，也得馬上召集回營。」華爾士賓耽心着香港會取戰時行動的。

「我絕不贊成這個處置！」第七號特派員不以爲然說：

「這足以給駐港的敵方間諜有機可乘，這不但對香港不利，同時對整個太平洋戰局也有不利

！

「可是……」華爾士賓躊躇了一會，這是統帥部的命令，港方對本部的命令祇有絕對遵行，香港，星洲，整個帝國遠東殖民地也都是如此！

「奉行統帥部的命令，是不成問題的，但香港的情形特殊，誰也不能否認！」

「先生對香港的義勇志願隊，有所貢獻嗎？」華爾士賓改換另一個問題的說，希望轉移第七號特派員的態度。

「他們都是遵奉——領袖意旨爲友軍服務的，祇要是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協助友軍效命祖國，都是一樣的嗎？」

他們雖然是作私人談話，但所說所談的，都是國際性的，所以第七號特派員更是慎重而嚴肅的交談下去。

「那麼先生能夠參加英國本部作戰嗎？也許可以參加皇家的遠東軍司令部服務嗎？」

「這是一個複雜問題，同時要斟酌的情形，請示中央。」

「難道日本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嗎？」布喬中校機警地插入話題。

「日本當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本人不能直接參加英國統帥部作戰的原因，不過是責任的劃分，和命令的統一吧！」

機警的第七號特派員總算把這個問題應付得很圓滑了，不過在華爾士賓參謀看來，英國情報

部不能得到第七號特派員直接參加工作，總是英國一個損失。

皇家軍用汽車在高速的疾駛中，很快的到達青山道，當他們四人步入加拿大兵營的時候，由司令部發出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假日撤消例假，官兵一律回營！」

這消息，在頭等戲院的銀幕上，在貴族舞廳的奏樂臺裏，在高尚酒店和旅館的木牌中，爲了英政府的命令，把這消息，不，其實是命令，一字不變的寫了出來，上邊是英文楷書，下邊是華文，這使人興奮的消息，在百年沉靜的香港中，已開始刺激着留駐香港的國際人士的腦海。

在反方面的，這影響太大了，秘密駐港的敵方特派人員，也跟着實施總動員令，全體特務工作者，使隱居香港的川島芳子，和所謂坐鎮虎門要塞的磯谷中將，要向國民政府軍民和特務人員採取攻勢。

戰爭局面雖然尚未掀起，但這秘密的間諜戰已開始在搏鬥中。

爲了時局的急轉，整個港灣的空氣都在緊張着，第七號特派員和十五號助手，離開了加拿大兵營，去執行他們的工作。

從九龍乘船過香港，半山的羅便臣道放出緊急集合的信號燈，這却給十五號發覺了，他兩都明白這是第一訊台發出的情報，情報的呼號是要第七號特派員馬上聚集，有緊急要事待解決。

他倆轉上三角碼頭的停車場上，人是擠得像潮湧似的，那些英籍官兵和印兵華員密探等交織

在車站上，靠站的交通車都載得他們駛入營房去，老早坐在車上的華籍居民或文員乘客却全給英兵印警驅逐下來，給那急於回營的官兵乘坐。

第七號特派員率着十五特在這紊亂狀態的環境中，機巧地轉上大道中，他們明白三角碼頭這個地方，是英軍交集點，內中當然有不少德籍日探和化裝的日本間諜，假如在這地方停留下來，是易生命危險的。

羅便臣道的第一號電訊台，是由朝鮮革命義勇隊組織的特務機關，因為那裏的人力單薄，時都請第七號特派員幫忙，第七號特派員爲了朝鮮義勇隊是一枝中國新興的友軍，所以也很樂意的去勸他們在港向日方進攻的工作。

「今晚情勢似乎有點變樣，我們分頭活動好嗎？」第七號特派員低聲的告訴十五號。

「好是好，不過你要當心些，土肥侖川島芳子再次下山，而且是特別派來南太平洋一帶，這無非是要來對付你的，這狗頭沒有遊法的時候，祇有求救於黑龍會呢！」

「什麼黑龍會，我們有我們的辦法，不要說川島芳子重振旗鼓，就是頭山滿這頭妖精下山，也要糟糕呢。何必計較土肥原不土肥原！」

「就是因爲你太大意，瞧不起敵人的陰謀，我才不放心你！」十五號萬分關懷的替第七號特派員耽心。

「不過你要明白，我們總得對工作有信心，這信心，就是日本特務機關必定敗！難道你不明

白我在抗戰五年中縝密從事嗎？」

「我放心？」十五號微笑地說，態度改變成一種洋洋自得的樣子。

「那麼今晚你到羅便臣道去參加第一號電訊台的工作嗎？」

「你呢？」十五號懷疑地反問。

「我要到英國情報部去找麥克杜格主任，我知道。假如香港的特務工作我們不從中幫助，一定要失敗的！」

「看你又在誇張了！」十五號不快地說。

「難道你不相信我們過去的成绩嗎？」

十五號給第七號特派員這麼一個反問，祇緘默。不錯，在他們以往成績，着實是使敵方特務人員聞風而遁的。

沿着大道中慢慢前進，在一斜坡上，遇着了參加英國的情報部工作的澳籍作家貝脫蘭氏，和華南西報記者愛潑斯坦，泰晤士報記者李芝萊斯等。

「好極了！麥克杜格要請你去呢，他說有機密的事情同你商討，希望你在十時以前到他那邊一次！」

貝脫蘭像有點醉意似的緊緊地握着第七號特派員的手，半拖半拉的牽離了他們伴侶在低聲的說。

「我們也想看看他！」

「也許他們有重要的事情要待你解決，說不定是關於……」

「我們還是一道同去吧！」第七號特派員伯華南和泰晤士兩個西報記者得到資料，故意中止了他的說話。

第七號特派員給十五號一個暗示，很像告訴她：「是時候到了，我們分道吧，馬上趕到第一電訊台去！」

機警的他，在人群中便消失了。

愛潑斯坦和李芝萊斯跟貝脫蘭分路了。

在香港的大酒店中，電梯把第七號特派員和貝脫蘭送上三樓去，依着他們的電鈴訊號，轉到麥克杜格的房間門口，他的助手照例的向兩旁監視着。

這大概是麥克杜格過於慎重吧！他明知來找他的是第七號特派員，和他的親信助手貝脫蘭了，但他仍叫他的助手先出來會面，其實這是徒花時間的，大英帝國的作風，始終是善於兜圈子的。

經過麥克杜格的女助手回去報告後，他才放心地從那神秘的密室跑出來。

「一小時內！」

麥克杜格注視着手錶，「英國情報部得到不少關於川島芳子的消息，閣下曾注意到嗎？」麥

傲自得的，似向第七號特派員示威說。

「關於川島芳子來港的消息，先生知道很多嗎！」第七號特派員敲問似的。

「大概有五六件呢，都是證明他今天到港的！」

「那麼他從什麼地方來，那一個時辰到，先生也知道？」第七號特派員得意的也呈向麥克杜格反問。

「這點尚待考查，但閣下有此線索嗎？」麥克杜格這時候才很客氣的站近第七號特派員的身邊，同時以奇異的眼睛投注到他的身上。

「老實說，這是我意料中的，我並不覺得川島芳子來港是一件驚奇或意外的事情。」

「可是我並不以為如此！」麥克杜格拿出那一套英國紳士態度，同時以一種半辯論的姿態出現。

「難道先生另有高見？」

「不過……我總是懷疑！」

「不過？你以為他不會把戰爭帶到香港來嗎？」第七號特派員給麥克杜格那種紳士氣味打擾得有點不耐煩了。態度漸漸嚴肅起來。

「慎……重……考……慮！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你是未來的同盟軍中比較有為的青年！皇家對你的希望是很重大的，假如你能夠慎重考慮，你就是同盟軍中一個無敵的將軍！」

麥克杜格現在不祇是擺出那紳士態度，而且像個了不起的教授似的，向第七號特派員誇張地教訓着。

「也許過於考慮就是英國最大的失敗！這是無可否認的。目前的香港，是大敵當前的時候，不是嗎？敵人的密探已遍佈香港，香港情報部確無法得到真實情報，我實在替香港擔心！」第七號特派員反感的說。

「那麼閣下得到不少真實情報了！」

「可惜先生對中國估量得太遲了！」第七號特派員這才換一個安靜的口氣。

「這是整個盟國勝利的問題，閣下當然樂意供給英國情報部消息吧！」麥克杜格轉換了另一套所謂「圓滑外交」的手段，第七號特派員認為這是英國在一切條件下都不虛心的地方，其實英國的不虛心，直接影響了英國的軍事，同樣影響了同盟國的勝利！

「當然的！」第七號特派員不考慮的說：

「因為香港今天頒佈了明顯的緊急動員命令，這是英國政府最大的過失！」

「這跟川島芳子來港有何關係！」

「就是這關係，川島芳子和某逆某某，今晚十時三十分要在本港會面了。」

「這消息靠得住嗎？」麥克杜格急切的追問。

「我替香港政府耽心，耽心這個情報是確實的！」第七號特派員漫不經心的說。

「假如這是確實的，那麼還有旁的人員參加嗎？」

「還有！第七號特派員敷衍地點點頭，他這時才明白香港情報的組織是這樣空虛，這樣的不嚴密。」

「閣下可以獻給英政府參考？」

「除了川島芳子和某逆某某，還有川島芳子的死黨，帝俄時代指揮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隊的偉爾基阿夫少將，他是川島芳子一頭得意的狼狗。」

「還有嗎？」麥克杜格不耐煩地說。

「還有！汪某人的舅舅，廣東省長陳耀祖，還有，川島芳子的老助手，土肥原認為川島芳子的繼續者——稻田芳子呢？」第七號特派員像別有懷抱的結束了這段話，他明白，假如全盤說出來，對他是無補的，於是他後悔到不應該把這情報對麥克杜格說，同時香港情報部的工作者，不一定是完全靠得住的。

「閣下對這個問題，打算怎樣處置？」

「今晚他們開會的時候，我打算用播音機把他們的談話播送到重慶去，播送到倫敦去，還可以把重要的記錄下來，送給香港情報部做參考資料呢！」第七號特派員興奮地說出他處置的計劃來。

「閣下有英政府最高統帥的軍用手令，可以領導本部人員把那些傢伙一網打盡，交給遠東軍

司令部嚴辦！」麥克杜格的紳士態度又重現出來，他明知道這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但仍裝出一副力不示弱的臉譜來，證明大英帝國不一定要靠別人的幫忙。

「恐怕不會這樣理想吧！先生要虛心分析——英國駐港情報中，跟英軍司令部裏，有五分之二是化裝的日本人，受過訓練的台灣人，和漢奸，五分之二是給敵人收買了的印兵印警，剩下的五分之一，還有一半是華人，這數目太可憐了。才是真正為英國而服務的戰鬪員。在這個估計中，也許是英政府和先生都認為這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這跟逮捕他們有什麼關係？」麥克杜格對第七號特派員還不客氣的分析，氣得憤憤地說。「如果我直接去領導英探英警去包圍他們，這不是間接去通知他們逃避嗎？先生聰明！英政府駐港情報部的組織，沒有敵人在香港的特務機關組織得那樣完密龐大，換句話說，英國的遠東情報部，敵人已列入他們的組織了。」第七號特派員赤裸裸的坦白說。

第七號特派員和麥克杜格的談論，爲了沒有結果原故，第七號特派員祇得離開了麥克杜格的密室，輕輕地躡進電梯裏。

當第七號特派員跑出門口的時候，他的助手十五號老早駕駛着一部鴨尾巴快車在等候着他。

「第七號特派員進入車箱裏，和十五號並坐着，汽車便向皇后大道那邊疾駛。」

「車箱裏的手提機關槍還佈置着嗎？」

「不只佈置了，而且還裝滿了子彈。」

「從現在起，我們已經被敵人注意了。」第七號特派員警惕着她。

「敵人注意到我們？誰跟我們搗鬼？」

「沒有人搗鬼，不過我總以為加倍小心，剛才你到羅便臣道的第一電訊台，得到好消息嗎？」

「第八號在那裏很活躍，朝鮮危險份子組織的第一電訊台，收到了台北情報機關的密訊，已證實，這次你應該特別的留心，我相信稻田芳子的來港，這是土肥原的毒計吧！」

「爲什麼你要對她這樣關心，稻田芳子？說句真心話，祇配做個高等軍妓吧。」

「因爲我要關心中你的危險！」

「這有什麼關係？」

「很難說，十年前你跟他在東京的時候，呵！我還記得你們在官津西湖的時候，不是打得火熱的嗎？」

「這算甚麼一回事？後來她給土肥原看中了，從送她到黑龍會去訓練的時候起。我們就不是互相失蹤的嗎？她來也好，我倒希望看看她！也許相別五年的她，比在官津時候的她長得更發潑辣，更美麗呢！」

第七號特派員從追憶中起勁地說着，咀嚼間露出一絲微笑的回憶，可惜這回憶，却惹下了她與他之間的一頁纏綿悱惻的往事。